



长篇小说丛书

孟繁华 / 主编

权力交锋 / 月上昆仑 / 在阳光下曝晒 / 非爱时间

恨有多久 / 芳香弥漫

让我靠近 / 慌乱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在阳光下曝晒

衣向东 / 著

ZaiYangGuangXiaLiangShai
YiXiangDong / Zhu

晒

在阳光下晾晒

衣向东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阳光下晾晒/衣向东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4. 5

(夜郎自大长篇小说丛书)

ISBN 7-221-06517-9

I. 在... II. 衣...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3948 号

在阳光下晾晒 衣向东 著

策 划 莫贵阳 欧阳黔森 苏 丹

主 编 孟繁华

责任编辑 王才禹

装帧设计 王才禹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编 55000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7.375

印 数 1 ~ 10000 册

版 次 2004 年 5 月贵阳第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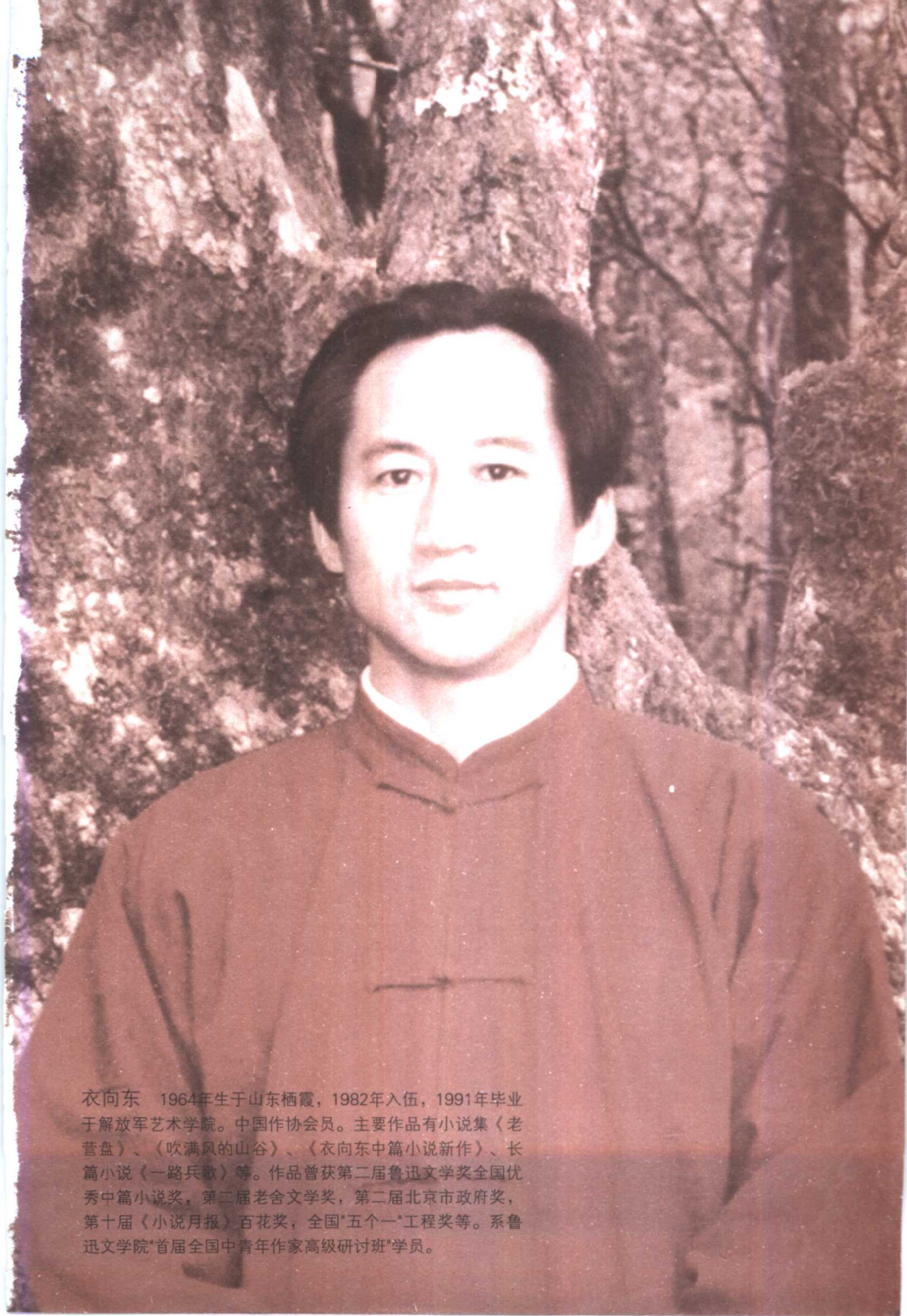
2004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1-06517-9/I · 1360

定 价 21.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举报电话 (0851)6829704 6828637



衣向东 1964年生于山东栖霞，1982年入伍，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国作协会员。主要作品有小说集《老营盘》、《吹满风的山谷》、《衣向东中篇小说新作》、长篇小说《一路兵歌》等。作品曾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第二届老舍文学奖，第二届北京市政府奖，第十届《小说月报》百花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系鲁迅文学院“首届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

序

一次文学的盛会

孟繁华

夜郎是我国古代一个小国的国名，主要分布在今天贵州中西部和北部。“夜郎自大”的典故，源于《史记·西南夷列传》“汉孰与我大？”之语，细细地研读史料，你会发现，最先如是问者，却是与夜郎王同样闭关自守的滇王尝羌。后来汉使唐蒙到了夜郎，夜郎王多同也以同样的话语相询。由于一般人对史书不可能去深究，所以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置尝羌于不顾，遂把“夜郎自大”的由来与贵州相联系。说以上这些，是对典故的追本溯源，把历史的本来面目还给历史。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对于自身并非甘于闭塞的夜郎王，他询问“汉孰与我大”，除了他为自己西南夷中的强大与富足而自豪、自信外（拥有精兵十万），也是渴求了解外面的信息，这原本无可厚非。自信的人是不会在乎两千多年前的祖先是如何说的，因为只有自信才敢于否定自己，才敢于调侃自己。贵州人民出版社

推出的这套长篇小说丛书以“夜郎自大”冠名，自然不是妄自称大，而是反其意而用之，试图借史、借事来凸显贵州曾经是海现在是山而雄浑博大、能纳百川、群山竞秀的博大胸怀。全国不同地区的优秀长篇小说作家，将最优秀之新作汇聚于“夜郎自大”丛书，应该说是一件非常有趣并值得关注的事情。由此也体现了贵州人民出版社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所做出的努力。

进入新世纪以后，长篇小说的发展在文学界可能是最为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一方面有人在慨叹文学的边缘化，一方面长篇小说的出版空前兴盛；一方面有人对市场化忧心忡忡，一方面高水平的长篇小说越来越多。这显然是个矛盾的现象。我曾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文学的边缘化是个不真实的问题。即便在文学最受欢迎的时代，文学也不是社会生活的核心，它仍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不曾是中心，何来边缘化。我们曾由衷地呼唤文学或文化的多元化，如果没有市场，在当下的语境中，这个多元化如何成为可能。因此，就长篇小说在当下的情况而言，我认为是发展的最好时期。就高水平的长篇小说的艺术成就而言，可能还没有哪个时期可以来比较。

但是无庸讳言，文学就其受到关注的状况来说，确实是呈下跌的趋势，关注文学的人越来越少，这是事实。我们再也不可能想象一部小说可以像《红岩》、《林海雪原》、《青春之歌》、《欧阳海之歌》那样，发行几百万册。但这是社会的进步，是文化消费市场多样和发达的现象。高科技的文化消费制品、电视、音像、游戏、娱乐性杂志以及健身、美容、旅游等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分解了原有的小说读者，这是小说读者群体趋于萎缩

的外部原因。我们还不能简单地判断这就是一件坏事。让所有的人都来关心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但是,高水平的、有可读性的长篇小说发行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情况并不鲜见。因此,对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大可不必持悲观态度。

“夜郎自大”长篇小说丛书的作者关仁山、荆歌、衣向东、欧阳黔森、陶纯、张人捷、薛燕平、王伶、褚远亮等,都是国内著名的小说家,他们的作品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次他们汇集于“夜郎自大”长篇丛书的作品,就创作而言,均有相当的水准,也都是他们个人当前最为优秀之作,相信会给读者带来新的阅读感受和经验,起码我认为这些作品都是值得一读甚至值得关注的。关仁山成名于“新现实主义冲击波”,他的长篇小说《天高地厚》引起过较大反响。《权力交锋》坚持了他关注现实的一贯风格,但小说对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也日趋复杂的过程,不是止步于简单的歌颂上,而是着意于尖锐激烈的斗争和交锋中,展现改革的艰难和不可阻挡,气势恰如渤海湾的涛声,声震寰宇;荆歌的《慌乱》,是写普通教师生活的作品,小说虽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和故事,但在日常生活中,在一些细微甚至琐屑的细节中,荆歌似乎写出了一种情绪,它有些忧伤、有些温暖、有些亲切也有些亦真亦幻。这种飘动飞扬的情绪,一如一曲江南的丝竹管弦缓缓地浸入人心;衣向东的《在阳光下晾晒》,从表面上看似乎意属于红尘滚滚男女之情,但透过这些风情和当代世风,作家表达了一种对人的深切悲悯和同情,在远离家乡的日子,在异乡,男人和女人是多么需要有形的扶助和无形的抚慰;欧阳黔森的《非爱时间》、张人捷的《恨有多久》和

薛燕平的《让我靠近》，从题目上看，显然都是和情感相关的小说，这是小说书写不尽、也是人类永远倾诉不尽的话题。三篇小说都对“爱、情”有话要说，但述说的情感和背景却相去甚远。《非爱时间》写得感伤而无奈，沉默的大山亘古不变，短暂的人生却变幻无常，青春时节浪漫而贫瘠，当下生活丰腴却苍白，情感与婚姻的置换只留下一声慨叹；《恨有多久》是一部很时尚的小说，在对都市喧闹生活和怪异人物生动而琐屑的描绘中，在对世俗婚姻厌倦而又欲罢不能的纠缠中，人物的爱恨情仇跃然纸上；《让我靠近》则延续了作家对北京普通人生活的关注，在幽深的胡同，在同样幽深的情感关系中，小说状写了一种阴雨般的情感纠葛，道一声“吉祥”，既是祈祷也是祝愿；王伶、褚远亮的《月上昆仑》，是一部大漠孤烟般的苍凉之作，也是一部回荡着英雄主义气概的当代军人的颂歌。当这种气质的作品与我们越来越遥远的时候，阅读《月上昆仑》大有一种荡气回肠的壮美；陶纯的《芳香弥漫》，通过对鲁西平原三代人物命运的诉说，用大跨度的时间，折射出时代的大变迁。那底蕴的深厚，物事的沧桑，声音的悠远，不愧是一部优秀之作。

“夜郎自大”长篇小说丛书的作品虽风格各异，但它们都有很强的现实感。作家对当下生活的积极介入，是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的，尤其这些作品对当下生活复杂性的理解和感受，显示了别一种品格和精神。出版社坚请我为主编，实际上并没做任何工作。谈上述感想，权当尽一份义务而已。

2004年4月8日于北京

1

我现在给你讲一个故事，你听着。谢谢你。

我们省城的“迷你洗脚屋”有一个从宁夏来的女人，叫杨洋，可能不是她的真实名字，她是一个三陪小姐，其实我们应该叫她妓女，就是专门陪你做爱的人。这样你就明白她告诉我们的名字不可能是真实的，职业决定她们说假话，我们姑且叫她杨洋吧。

这一天，我走到“迷你洗脚屋”，走得有些犹豫。

走进了洗脚屋，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洗脚费才几十元，洗脚只是一个幌子。洗脚的小姐草草了事地给我搓了搓脚，就说“先生，你要别的服务吗？”我知道她指的什么，虽然我第一

次来做这种事情,但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一听这种话就应该明白其中的暗示。她说话的声音细弱并伴有轻微的喘息,颤颤的,包含了一种亲切的关怀。她说完,就小心地等待着我的回答,目光温暖地抚摸着,撩拨着我,她的整个身子似乎像一块被烘烤的糖块,正软软地融化着。

我感到一阵陶醉和满足,这是我在省城流浪了半个多月,第一次有人这么在乎我,尊重我。

如果你是一个乡下人,并且有过混迹大城市的经历,你就知道我的感动是多么真诚。你想想,城市人打量乡下人,是不是总用那种挤压的、摒弃的目光,像对待苍蝇老鼠和垃圾一样?在这样的目光生长下的乡下人,不是成功就是毁灭。而“迷你洗脚屋”的目光对待任何人——醉汉或者乡下人——都是平等的,这里的目光可以包容一切,与藏污纳垢的城市比较吻合。

“顾客就是上帝。”我突然在这里想到了这句话。

我装作不懂的样子问她:“还有什么服务?”

她直截了当地说:“你想做吗?”

“想。”我虚着声音说。

她就把我的洗脚盆撤掉,说:“你跟我来。”

就是这天晚上,她告诉我她叫杨洋,说你只要来找一个叫杨洋的,这里的人都知道是找我。后来我推测,她自进入“迷你洗脚屋”谋职后,就以“杨洋”这个名字接待客人了。没有一个从事这种职业的人使用自己的真实名字,你说呢?

杨洋带着我走上了二楼的一个房间。在上楼梯的时候,我听到简易的楼梯发出“吱吱嘎嘎”的叫声,是我想象的那种叫声,很刺激。显然,二楼是后来嫁接上去的简易楼房,低矮的连头都不能挺直。我就低着头,跟着杨洋穿过了几个房间。

“这就是我的宿舍。”她说,“小心碰了头。”

她先进了屋子，拉开了灯，把一只手放在门框上方，以免我的头撞在门框上。这种动作我见过，是那些有身份的人钻进小轿车时，司机、部属或者后面的跟屁虫，打开车门后的习惯动作。现在这个动作由我来享受了，我故意慢条斯理地弯腰走进低矮的房间内，好奇地打量着房间所有的一切，要把自己最后看到的一切永远铭记在脑海里。房间虽小，却很洁净，一张比双人床小比单人床大的床，占据了整个房间，床上有一床粉红色被子，很薄，一个蓝花枕头整齐地摆放在床头上。屋子的四周，张贴了许多美女画，都很裸露很性感，很那个。在那些美女当中，还有一张祝贺申奥成功的宣传画，一看就知道是后来贴上去的。

这间狭窄的屋子，既是她晚上住宿的地方，也是她晚上工作的地方。她的所有生活都在这狭窄的空间里趁着黑夜展开了——她的希望、她的叹息、她生命中亮丽的部分。

我嗅到了屋子里有一股特殊的香酥甜软的味道，很容易使我产生了肉欲。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愣愣地站在那里，看着她脱掉了衣服。这是八月末的一个晚上，屋子里闷热，我感到有汗水从额头上流下来。她只穿着黑色的小短裤躺在了床上，看着我，微笑。她的皮肤很白净，斜身躺着的姿势很像贴在墙上的一幅美女照。我的呼吸突然急促起来，喘息的节奏没有规律了。

她看我乱了方寸的神色，已经猜测出我是个刚下水的新手，就笑出声音来。

“你还愣着干啥？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她说，“已经过了十分钟了，快做呀。”

听到她的催促，我更紧张起来，甚至想掉头溜走。

她伸手抓住了我的手，把我拽倒在床上，帮我剥去了衣服。我有些羞怯，身体僵硬着。我的身体不算坏，上高中的几个暑假里，我一直跟着一个同学的父亲学习武功，那时只是觉得好玩，没

想到会给我今后流浪的生活带来许多好处。不过，毕竟我刚度过青春发育期，身体的一些部位还没有完全长成，就被她展示出来了。

我被动地被她摆布着，终于一丝不挂地面对着她，然后抖动着手拽下了她的黑色小短裤。我拽得很不得要领，似乎弄疼了她，我听到她嘴里发出浅吟低唱的一声叫唤：

“喔哟——”

我立即感到羞愧了，并带着这种羞愧的情绪开始做事，可是怎么努力都不能使自己阳刚起来，我意识到自己真的完了，这一生不可能成长成一个男人了。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或者更长的时间，我放弃了努力，看着墙上那张“热烈祝贺申奥成功”的宣传画，从她身上无力地滑下来。

她说：“你……”

她看着我，吃惊地看着，那么吃惊地看着我！

这一时刻，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一个男人连这种分内的事情都做不好，还能做什么呢？我羞愧地哭了，像个孩子似的趴在床上嘤嘤地哭泣。正值19岁的愣小子，那东西应该像个水分充足的胡萝卜，怎么能蔫头蔫脑的，像霜打了的茄子？半个月前我那东西也还生龙活虎的，每天早晨醒来的时候，身上的被子都支起一个“蒙古包”，有时走在大街上，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蹭到了一个美丽的女性，那东西都会立即昂扬起来。

但是，我自从被父母痛打一顿之后，那种见了漂亮女性便冲动的感觉竟消失了。最初我只是觉得奇怪，并没有想到能这么严重，后来我有意识地去撩拨那东西，希望它能抬起头来牛乎一把，可是怎么折腾它就是不昂扬，我才感到事情的严重性。我突然觉得，如果真的没有作为男人最特殊最值得自豪的功能了，对于一个已经无家可归的人来说，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于是我才决定

到“迷你洗脚屋”真刀真枪地干一仗，权当一次实验，以成败决定自己的生死存亡。

试验的结果就是这样，你都知道了，我还有什么资格生存下去呀！

我哭泣着，而那个叫杨洋的女孩子一直惊奇地看着我。我想她一定看不起我，哪个女人不鄙视这种废物男人呢？

2

虽然我是被父母打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但是却不能恨他们。你当然不会理解，甚至会恨我的父母。但我只是恨自己，满心的羞愧，不明白自己怎么这么没有出息，竟能去偷看父母做爱。我不知道像我这么大的男孩，是不是也有窥探父母做爱的举动，这是很不光彩，或者说没有道理的举动。我就做了这么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

我在高中上学的时候，曾和几个男生去学校附近的录像厅看过一些杂七杂八的带子，之后就对女生产生了兴趣，经常看着女生扭动的腰肢浮想联翩。我们那个地方太落后太闭塞了，小小的县城像一个小镇子，也就那么一家录像厅，连个网吧都没有，当我提心吊胆去看几个略带颜色的录像带子的时候，在我们的家乡以外的许多开放城市里，像我们这样年龄的中学生，早已完成了成年人的必修课，对女孩子无证驾驶之后，还要交流他们各自的性经验。而我呢？跟女生说话的次数都不多，听到哪个男生跟哪个女生之间产生火花了，还佯装惊讶，甚至要取笑别人一番。

今年高考之后，我一直锁在家里看一些关于男男女女的书，

知识一下子丰富起来,情感一下子饱满起来,审美取向也发生了变化,于是就发现我的母亲很美,她的身体是那样饱满,她才40多岁,满身都洋溢着女人发情的气息。

本来高考落榜后,我准备回学校复习,继续完成上大学的梦想。现在政策允许我们一直考下去,多好的机遇呀,我发誓考到八十岁也要考下去。但是父亲这个鼠目寸光的家伙——我真想叫他老王八,可是这样叫我就是王八崽了——对我失去了信心,说我再读八百年书,也还是二球一个,成不了什么人物,说要想读书自己挣钱读去,拿着钱打水漂的傻事他不干了。

我一时没了主意,不知道自己将来怎么办,就像被悬挂在半空,上不顶天下不着地,心里很恐慌,也害怕见人了,尤其见那些我曾经熟悉的老师和同学。我整天呆在家里看一些无聊的书,就是在这段无聊的日子里,我开始观察母亲,最希望观察她如何跟父亲做爱。父亲是个矮小干瘦的男人,长得也没有特点,而且脾气很大,对母亲发火时又蹦又跳,嘴里吱哇乱叫,很像一头毛驴。我不知道母亲当初怎么嫁给了这种小男人,还惟命是从有滋有味地让他占有了二十多年。他虽是农民,却不愿意种地,做点小生意,这几年生意不好,他的胡子便茂盛地生长起来,脾气更大了,整天阴沉着脸,仿佛这世界上的人都欠了他二百吊钱一样。我长得和他没有一点儿相像的地方,是不是他的儿子都说不清。我的样子很像母亲。

当我明显感觉父母的结合很不协调的时候,想目睹他们做爱的欲望就更强烈了。

一个下午,父亲在外面跟人喝了酒,微醉时回了家,母亲正在厨房用刀剁菜或者别的什么东西,随着刀起刀落的节奏,她的臀部微微颤动着。父亲站在那里出神地看,看着看着就走过去,从后面抱住了她。我看到母亲抖动刀的手停在半空,另一只手去抓

挠父亲的胯下，嘴上说你去屋子里等我，你也不怕让秦林看见。她说的秦林就是我，她不知道我坐在自己房间里，已经从房间一个大镜子的反光中看到了一切。

父亲并没有松开手，反而把母亲抱起来就走，他那么瘦小的人竟能把母亲抱起来，很让我吃惊。母亲没有任何挣扎，手里的菜刀都没有来得及放下，她就一只手举着菜刀，另一只手箍住父亲的脖子，被父亲抱进了房间里。父亲进屋时反脚踢了房门一下，房门“嘭”地一声响，然后又弹开一条缝隙。父亲已经无暇顾及房门，他把自己和母亲一起抛到床上。

后面的事情我不需多说，你也能想象出那种景象。但是想象和亲眼目睹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想象出来的景象总是朦胧而遥远的，缺少视觉上的强烈刺激。看到的就是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景象。

我是在房门“嘭”地响过很久才蹑手蹑脚地走近门前的，这时候父亲已经把母亲身上的衣服剥净，东一件西一件散乱地扔在床上，母亲手里的菜刀也落在散乱的衣服里。我想象不出父亲是怎样把母亲的衣服一件件剥净的，他可能太焦急，只把他下身的裤子脱光，上身的衣服仍整齐地穿着。他有着惊人的战斗力，动作洒脱而连贯。我不明白母亲究竟怎么了，竟能被瘦小的父亲弄得这么狂热和陶醉，她发出一声短一声长的呼叫，身体波浪状地起伏着。我看到她的身子在散乱的衣服上扭动，在那把雪亮的菜刀上扭动，似乎要扭成一根天津大麻花。我担心那把菜刀很可能会划伤她的皮肤，她完全可以把菜刀挪到一边，再次畅快地做出一组优美的动作，但是她就在那把菜刀上艰难地扭动身子。

我记不清他们如何发现了我，那时候我已经把房门完全推开，痴呆地看着。父亲愤怒地从床上跳到我面前时，我并没有躲闪，而是全神贯注地观察母亲的神态。我看到她那张由于幸福而

陶醉的脸，瞬间露出吃惊的表情，她瞪眼看我，仍旧不动地躺在那里，似乎等待父亲把我赶走后继续刚才的事情。父亲在我脸上掴了两个巴掌后，我的目光才从母亲身上移开，去看父亲变形的面孔。父亲一脚把我踹倒，然后拼命踢我，大概母亲知道不可能继续做爱了，于是也愤怒地爬起来草草地穿了衣服，用鞋底狠狠地抽我。

“你这个畜生，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畜生呀。”母亲骂。

父亲听她这么一骂，就说：“干脆打死这个畜生算了，留着 he 迟早要惹祸。”

父亲用绳子把我绑在门柱上，用一根皮腰带抽我，或许他的胳膊累酸了，停下来寻找别的刑具，于是就发现了床上的菜刀。这时候的菜刀被母亲白细的身子磨得更雪亮了，闪着油亮的光。

母亲有些怕了，去夺父亲手里的菜刀，说你要干啥你，你把菜刀给我。父亲牢牢地握着菜刀，把我裆下的那个东西掏出来，愤怒着说要把我那个东西剁了。他抓起我那东西就要下手，吓得我惨叫起来，浑身一下子酥软了，有一股淡淡的黄色液体从那东西里流出来。我想我的功能就是这时候消失了的，那种恐惧是你不可能体验过的。

母亲扑上去和父亲争夺菜刀，她把菜刀夺过去后，一刀割断了绑着我的绳子，然后紧紧抱住了父亲。

“秦林你还不快跑。”母亲知道喝醉了酒的父亲完全有可能把我裆下的东西处理掉，母亲就显得很慌张。

我仓促地抓起了我的背包逃出了村子，背包里有几件衣物和我积攒的几百元钱，这就是我所有的家当了。

我听到父亲在身后说：“你跑，跑了再别回来，回来我打断你的腿！”

3

我一口气跑到了县城，在几个同学家里混了几顿饭后，就混不下去了。同学的父母得知我是离家出走的人，似乎担心我长久地住下去，他们的脸上就挂出了冷冷的表情。

这时候我想到省城，省城是个大地方，一定有我闯荡的空间。于是我在公路上搭乘了一辆车，一头扎进了八百里外的省城。

当天夜里，我学着那些在大街上捡垃圾的人，或者到省城上访的乡下人的姿态，在火车站候车室把自己的包裹朝头下一垫，倒下了疲惫的身体。

从此我结束了学生时代的所有练习，走进社会的课堂，开始我新学期的第一练习。

虽然我出生的村子属于这座城市管辖之内，但是我还是第一次走进她的怀抱。我发现这座城市和我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她的面孔这么陌生和冰冷，到处没有我栖身的地方。走在大街上，我仔细观察了属于这座城市的一些男女，其实他们长得并不比我好看，相反，他们看起来都那么疲软，似乎因为严重的睡眠不足，或者严重的缺氧，脸色冷漠而又略带烦躁情绪，总之不属于健康人的一类。

我刚逃到省城时，最初还满怀信心，但是在火车站睡了几个晚上，就开始有些恐慌了，不知道今后的路如何去走，毕竟我刚毕业，没有任何社会经验和生存技能，我脑子里只装着一些几何图形或者抛物线之类的东西。

当然，更使我恐慌的是我发现自己的那个东西一蹶不振了，